

吕叔湘全集

第五卷

《现代汉语八百词》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学术顾问

胡 绳 孙起孟 陈 原 姚德怀 李 荣
刘 坚 叶至善 刘 犀 傅永和 任慧英

总策划

俞晓群 沈昌文

整体装帧设计

张慈中

责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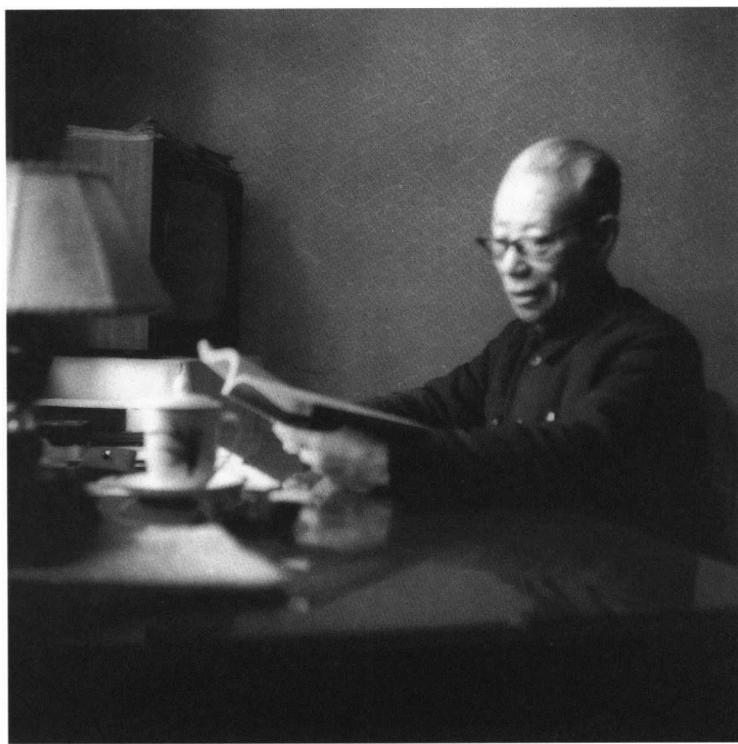
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

责任校对

王 玲 马 慧

技术编辑 美术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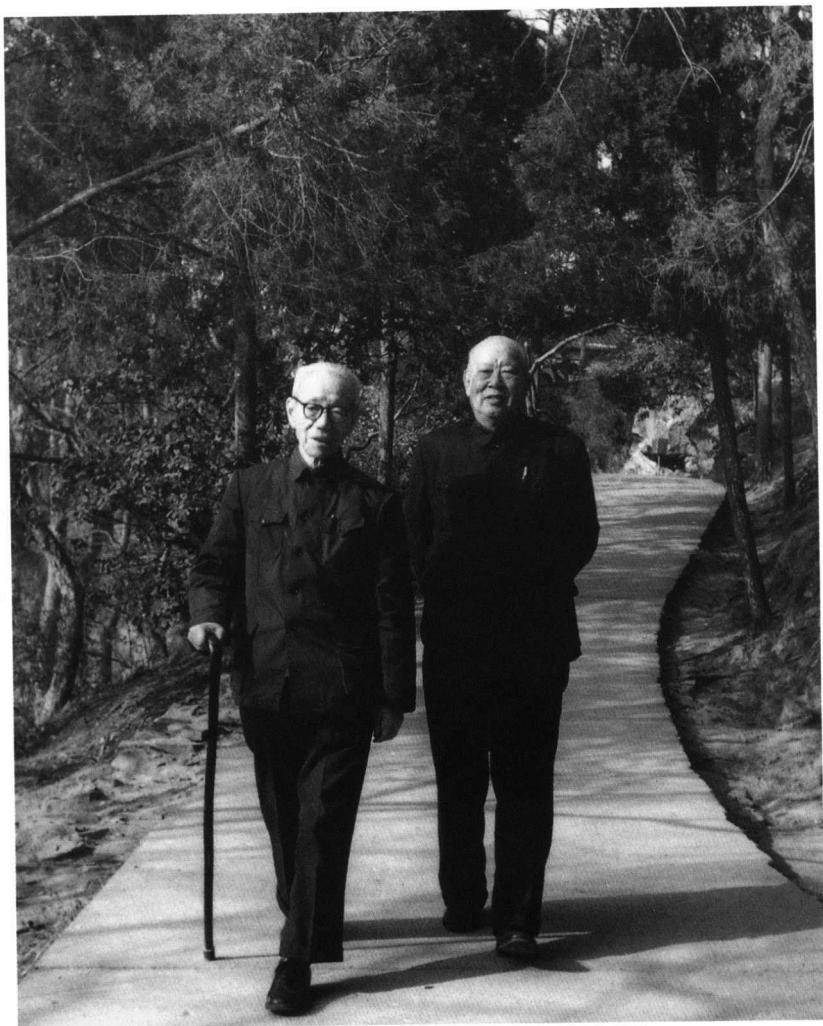
袁启江 吴光前



1979年3月于北京香山为《现代汉语八百词》定稿



1980年10月21—27日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成立，
吕叔湘在开幕式上讲话



1984年3月与罗竹风在无锡
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工作会议



1984年6月1日北京语言学院
《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纪念会上

《吕叔湘全集》第五卷

说 明

本卷收入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据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排印。参加编写《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还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史有为、范方莲、孟琮、马树钧、李珠、陈建民、詹开第、郑怀德、陶宝祥。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刘凯蒂、王健慈、蔡文兰、孟庆海。

《现代汉语八百词》序论《现代汉语语法要点》，已收入《全集》第三卷，兹为便于阅读，本卷序论仍照印。

前　　言

《现代汉语八百词》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了一部分实词。每一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详加说明，可以供非汉族人学习汉语时使用，一般语文工作者和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也可参考。

本书从1978年1月起曾陆续油印出初稿，分送各方征求意见，承蒙不少同志提了许多宝贵意见，非常感谢。

对一个个词的用法的研究，以前作的还不多，我们的工作也还是初步的，不妥之处一定很多。现在就把它印出来，不仅是因为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工作中对这样一本工具书有相当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修订补充，使它成为一本更有用的书。

这项工作是几个单位协作进行的，其中有中央民族学院的史有为、马树钧，有北京语言学院的李珠，有北京印染厂的陶宝祥，其他参加工作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人员。商务印书馆的张万起参加了本书的讨论。

1979.4.

凡例

1. 词条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书后另附笔画索引。
2. 全书收语词八百余条，以虚词为主，实词主要收用法比较复杂或比较特殊的。量词只收了一小部分，另附《名词量词配合表》；所收量词不列度量衡义项。
有少数条目（如：有点儿、差点儿、来不及）可能还不能算是单词，因为用法值得注意，也收录了。
3. 本书目的在于说明一个个词的用法，力求少用术语，多用简明的文字说明。书前有一篇《现代汉语语法要点》和一些句式表，为的是供初学的人参考。汉语语法中有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本书不在这上面进行讨论。
4. 各词条都标明词类。如一词兼属几类，在同一条目下分项标明。词类的排列顺序为：名词、量词、指别词、代词、数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但如果名词是由动词、形容词产生的，放在动词、形容词之后；如果动词是由形容词产生的，放在形容词之后。
5. 每一词条都有一定数量的例句，反映各种不同的用法。各个义项都有简单说明，但具体用法只有通过例句才能显示出来。
6. 用法相近的几个词（如：省得、免得、以免）合为一条，以其中的一条为主条，其余列为副条。
7. 词类下边用 1.2.3.…… 标大项（主要按意义或作用分），用

a) b) c) …标小项（按用法或形式分）。

8. 动词条谈到“了、着、过”、重叠、带宾语时，只交代可以有的形式，不交代不能有的形式。如“丢”条，只注明“可带了、过。可带名词宾语”，不注明“不能带着，不能重叠”。

9. 书中用到的“名”“动”“形”，包括单词和短语（如“名”，包括名词和名词短语；“动”包括动词和动词短语，还包括助动词）。如只能用单词或只能用短语时，加说明。

10. 每条都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轻声在前边加小圆点。

趋向动词的注音特别些，小圈表示有时轻读，有时读本调。如“来”注作//。lái，表示在“拿来”中“来”读轻声，在“拿得（不）来”中“来”可以读第二声；又如“起来”注作//。qǐ //。lái，表示在“拿起来”中“起来”读轻声，在“拿得（不）起来”中“起”读第三声，“来”可以读第二声。

11. 有些词条列有“比较”项，说明用法相近或易于混淆的语词的区别。

12. 有些词条列有“习用语”项，主要说明熟语性的、固定格式的用法（如：想当然、彼此彼此）。

13. “动结式”（如：打倒、丢掉）只是举例，不是尽量列举。“动趋式”（如：拿来、送出去）也是有选择的列举，主要列第二成分是引申义或整个形成熟语的；可以广泛适用的一般不列。

14. 符号：

[] 表示词类名称。

~ 代表例句中的本字，如不用本字不清楚时，用本字。

[] 表示括弧中的词语可有可无。

() 表示括弧中的是注释性的说明或“也可以是”等。

… + … + … 表示多项成分的组合顺序。

/ 表示互相替代的成分。如“那么 + 形/动”，表示“那

么”可以和形容词组合也可以和动词组合。

| 用以隔开例句。

// 表示中间可以插入表可能的“得、不”。如“吃//饱”，可以说成“吃得饱”、“吃不饱”。

× 表示不存在的例子。如：每个学校（[×]每学校），“每学校”是不说的。

' 表示重读。如：“他就学过法语，你可以问他”，其中第一个“他”重读。

· 表示轻读。如“把手放·下”，其中的“下”轻读。

需要用符号代替字或词时，用 A、B、C。如“可以有 ABAB 和 AABB 两种重叠形式”，其中的 A 和 B 代替所讨论的字或词。

现代汉语语法要点*

一 总 论

1.1 汉语语法的特点

(1) 没有形态变化。 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

前者如表现在动词上的人称分别、单复数分别和过去、现在、将来的分别，表现在名词、形容词上的阴阳性分别和单复数分别。例如：“你说，我说，他说，他们说，”都是同样的一个“说”；“他昨天说…，他现在还说…，他明天一定还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说”。“一个男学生，三个女学生”，“学生”这个词本身没什么两样，“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同志们”，“亲爱”这个词也没什么变化。

后者如表示复数的“们”，表示完成的“了”。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例如：“工人们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们，工人和农民”，是同样的意思，都是不止一个工人，不止一个农

* 这是《现代汉语八百词》（1984年改正版）的序论。写这篇序论的时候得到编写组里好几位同志的帮助。

民；“他们是工人”，“工人”是复数，但是不能加“们”。“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号的“了”都是可以用可以不用的。

有了形态变化，语法分析就比较容易进行。没有严格的形态变化，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引起问题。例如关于汉语里边词和非词的界限，词类的划分，词类的转变，特别是关于句子结构，在现有的汉语语法著作中间有相当多的分歧。学习的人一定不要在名称和定义上纠缠，要善于透过名称把握实质。只要不受别的语言的语法的拘束，汉语语法是不难理解的。

(2) 常常省略虚词。^{*} 汉语里可以不用人称代词的时候就不用；即使因此而显得句子结构不完整，也不搞形式主义。例如：

看了没有？——看了，还没看完|她有一个儿子，去年参的军|吃过旧社会的苦，才知道新社会的甜

第一个例子里省掉“你”和“我”，因为当面说话，不会误会。第二个例子“去年”前边省掉一个“他”，因为接着前一个小句的“儿子”，也不会误会。第三个例子里两个小句都没有主语，因为适用于任何人。(在某些语言里有专门用在这种场合的人称代词，汉语里没有。)

连词也常常省略。例如：

路不好走，最近下了几天雨|你不写我写|哪天去都行

第一句的中间省掉个“因为”，第二句头上省掉个“如果”，第三句头上省掉个“不管”。

介词有时候也省略。例如：

他能左手写字|我前头带路

第一句的“左手”前边省掉个“用”，第二句“前头”前边省掉

^{*} 这里所说“省略”，是可用而不用的意思，不是该用而不用的意思。

个“在”。

(3) 单双音节对词语结构的影响。现代汉语里的词语结构常常受单双音节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双音化”的倾向。比如把单音节的词凑成双音节：一个人姓“张”，就叫他“老张”或“小张”，可如果他姓“欧阳”，就只叫他“欧阳”，不叫他“老欧阳”或“小欧阳”。单音的地名总带上类名，双音的就不需要，比较“大兴、顺义”和“通县、涿县”，“日本、印度”和“法国、英国”。数目字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一个月的头上十天必得说成“一号”…“十号”，“十一”以后就带“号”字或者不带“号”字都可以。

又比如把双音节的词在复合词中缩成单音节，例如：

电影→影片 | 地雷、水雷→布雷、扫雷 | 黄豆→豆腐→腐乳

又比如双音节的词，主要是新兴的，往往要求在它后边跟它搭配的词也是双音节，例如：

进行学习 (*进行学) | 共同使用 (*共同用) | 打扫街道 (*打扫街)

| 严重事故 (*严重事)

如果前边的词变成单音节，后边的词也常常跟着变成单音节，例如：打扫街道→扫街。

汉语里存在大量的四字语，其中绝大多数是由两个双音节组合起来的。

(4) 汉字对词形的影响。汉语现在还是用汉字来写，这就不免要对现代汉语的书面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汉语里边的同音字（同音语素）很多。这些同音字有的可以作为词单用，有的只是构词的成分，还有的已经越来越少用，成为“生僻字”，正在被淘汰。但是这些同音字写成汉字是可以辨别的。同时，汉字虽然有一部分已经简化，但是总的说来，写起来还是比较费事。因此，往往口语里的

多音词在书面上不写完全，例如把“但是”写成“但”，把“如果”和“如同”都写成“如”，把“的时候”写成“时”，等等；有时候把口语里的两个字写成一个字，例如把“千瓦”写成“瓦”，把“海里”写成“浬”。口语里带“儿”尾的词，在书面上也常常不把“儿”写出来。另外，有些文章里边常常把一般不单用的字（甚至是生僻字）当作词来用，光听人念，不看见文本，就不好懂。这些情况使初学的人在掌握汉语的词形上遇到一定的困难。

1.2 语素，词，短语，句子

(1) 现代汉语里边的语素绝大多数是单音节，写出来是一个汉字。从自由或不自由的角度来看，有四种情形：

(a) 自由，可以单独说。例如：

书，我，高，红，飞，跑，不，哎

(b) 不自由，不能单独说。例如：

牲，韭，鄙，啬，幸，沐

很明显，(a) 是词，(b) 不是词，只是构词的成分。

(c) 一般不自由，但是在特定场合作为自由的语素使用。例如：

本报记者摄|新华社五日讯|京、津、唐、张地区

在这些例子里，应该承认“摄、讯、京、津”等是词，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不是词。

(d) 半自由，结合的对象不限于一个词或语素，也可以是短语或句子，例如“我的，别的，姓张的，我认得的”里边的“的”。此外如“第，万，个，了 (le)，着 (zhe)，又，还 (hai)，呢 (ne)”等。这一类之中，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大多数应该承认是词。所谓虚词，大多数属于这一类。

(2) 汉语里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论数量，双

音词比单音词多，但是最常用的词多数是单音节。三音节以上的词比较少。

单音词原则上都是自由的，但是上面已经说过，有一部分只是半自由的，或者只是在特定的场合是自由的。

双音词里边的两个语素可以都是自由的（加点），例如“牛肉，生长”；或者有一个是不自由的（加圈），例如“人民，制造”，或者都是不自由的，例如“植数，研究”。

(3) 短语是词的组合。汉语里常见的短语类型有：

名词短语（多数是名词加修饰成分）：

钢铁工业|幸福生活|代偿机能|管理体制

方位短语（名词加方位词）：

手里|桌子上|村东头儿|长江以南|今年之内

数量短语（数词加量词）：

三个|两次

指数短语（指代词加数词和量词或加其中之一）：

这几本|那一把|哪个|这一

动词短语（动词加连带成分）：

打球|看报纸|打扫干净|走出去|正确对待|分别处理|明明知道

动名词短语（动词加修饰成分，整个短语作名词用）：

家庭访问|群众的创造|图书的管理

形容词短语（形容词加连带成分）：

极其重要|很高|大两岁|好点儿

介词短语（介词加名词）：

在北京|到明天|给大家|论份量

“的”字短语（用“的”煞尾的短语），上面已举例，详见本书“的”字条。

短语里边还可以包含短语。例如：

新编〔小学（语文课本）〕|积极〔进行（调查研究）〕